

# 胡適與吳敬梓

## ●朱開來

### 胡適之着迷吳敬梓

胡適自稱是「吳迷」(見胡著「吳敬梓年譜」)。所謂「吳迷」,就是「吳敬梓迷」。

吳敬梓(敏軒)安徽全椒人,是「儒林外史」的作者。胡適安徽績溪人,是文學革命的倡導者,是白話文運動的推行者。他對舊白話小說,如「紅樓夢」、「水滸傳」、「西遊記」、「金瓶梅」、「鏡花緣」等都極力的推崇介紹,尤其對「儒林外史」,更是推崇備致,因而對作者吳敬梓發生研究的興趣成了「吳迷」。

胡適雖是美國留學生,提倡西化不遺餘力,却有濃厚的鄉土觀念。他對安徽同鄉常常說:「我們安徽如何如何……」。因為吳敬梓是安徽全椒人,是他的老鄉,他在無形中就對吳敬梓特別的推崇。胡適在「儒林外史」的序言中曾說:「我們安徽的大文豪,不是桐城的方苞、姚鼐,而是全椒的吳敬梓」。

且看胡適為吳敬梓「迷」到什麼程度:  
一、將自藏的嘉慶丙子本的「儒林外史」,交與上海亞東圖書館汪原放標點出來,共印了四

版。並寫了一篇序文。

二、寫「吳敬梓傳」。

三、寫「吳敬梓年譜」(共約一萬七、八千字)。

四、為重印「文木山房集」作序。

### 搜索文木山房刻本

根據「全椒志」(民國九年版)所載,吳敬梓除著有「儒林外史」外,尚著有「詩說」七卷,「文木山房詩文集」十二卷。「詩說」沒有刻本。胡適為了搜索「文木山房集」的刻本,曾費了一番苦功。

在民國十四年前六七年,他就託北京的幾家書舖搜索「文木山房集」的刻本,直到民國十年才由帶經堂書舖訪得。民國十四年,他將刻本交由上海亞東圖書館重印,並作序。(該集是由金仍珠出資重印。金仍珠父親金亞匏是上元人,母族出於全椒吳氏)。

胡適對於吳敬梓的生平資料,搜集得很詳細。從他所寫的「吳敬梓年譜」中,我們可知道吳敬梓一生的詳情。

### 一門三鼎甲六尚書

吳敬梓遠祖原籍江蘇六合,後遷至安徽全椒。敬梓高祖吳沛生子五人;名國鼎、國器、國縉、國對、國龍。國對與國龍是雙生子。這五人除國器外,其餘四人均為清朝的進士。曾祖國對曾於清順治年間中第一甲第三名,即所謂「探花」。國龍的兒子吳曷,中康熙三十年榜眼。即所謂「一門三鼎甲,四代六尚書」。(三鼎甲其實只有「榜眼」與「探花」)。吳敬梓的祖父名且,字卿雲,增監生,考授州同知,是一個孝子,事蹟見「全椒志」孝友傳。父親名霖起,是康熙丙寅拔貢,做過江蘇贛榆教諭,捐貲破產興學宮。(見吳著「移家賦」)。吳家自吳霖起死後,家業遂衰。

吳敬梓是生在這樣富貴與文學的家庭。他在「移家賦」中敘述曾祖以後的家世說:

「五十年中,家門鼎盛。陸氏則機雲同居,蘇家則軾轍並進。子弟則人鳳毛,門巷則家誇馬糞。綠野堂開,青雲路近。……扈西有千畝之榮,木奴有千頭之慶。……故物唯存於簪笏,舊業

不繫於貂蟻。……圖史與肘案相錯，綺儒與軒冕俱忘。……鼎文有證謬之辨，金根無誤改之傷。羨延陵之蜀子，擅海內之文章……」

### 生於富貴家道中落

吳敬梓在這樣富貴與文學的家庭中，於清康熙四十年，亦即一七〇一年出生於全椒。康熙五十九年，即一七二〇年，二十歲，中了秀才。二十二歲，父去官。二十三歲，父死。三十歲時，作「庚戌除夕客中」的「減字木蘭花」詞八首，其中第三首：

「田廬盡，鄉里傳為子弟戒。  
年少何人，肥馬輕裘笑我貧。」

吳敬梓雖然生在富貴的家庭，但由於他不事生產，揮金如土，過着浪漫的生活，以致家道中落，為同鄉所恥笑。

「儒林外史」中的杜少卿，就是寫作者本人在第三十四回高老先生說他：

「混穿，混吃，和尚道士，工匠花子，都拉着相與，却不肯相與一個正經人。不到十年內，把六七萬銀子弄得精光。……學生在家裏，往常教子侄們讀書，就以他為戒。每人讀書的桌子上寫一紙條貼着，上面寫道：不可學天長杜儀。」

### 移居南京秦淮水亭

在過去封建社會中，一般人都是不願遷離家鄉的。但是吳敬梓在鄉人的恥笑、鄙視、羞辱的情況下，他經過一再的考慮，終於在三十三歲那

年的二月（雍正十一年，一七三三），毅然決定遷離家鄉全椒，移家到南京，寄居秦淮水亭。

他遷家到南京後，作了「移家賦」，序五百七十二字，賦二千五百二十九字，是他文集中的巨作。

序中云：

「晏嬰爽塏，先君所置，燒杆掘金，任其易主。百里駕此艫艇，一日達於白下……梓家本膏華，性耽揮霍。生值承平之世，本無播遷之憂。乃以鬱伊既久，薪纒成疾。梟將東徙，渾未解於更鳴；烏巢南枝，將竟托於戀悞。……雖無揚意之薦達之天子，桓譚之賞傳於後人，優哉游哉，聊以足歲。……千戶之侯，百工之技，天不予梓也，而獨文梓焉。追為此賦，歌以永言。悲切怨憤，涕漣流沫……」。在「移家賦」中，吳敬梓對全椒鄉土風俗的澆薄，作如次的描述：

「彼五郎與列肆，乃販脂而削脯；既到處而輒留，能額瞬而目語。魚監漆絲，齒草毛羽……流沙搆白，熬波出素；積雪中春，飛霜暑路。迂其地而仍良，皆雜處于吾土。山祿人面，窮奇鋸牙；細旃廣廈，錦帷香車。馬首之金匱市，腰間之玉辟邪。……昔之列戟鳴珂，加以紫標黃榜，莫不低其顏色，增以悽愴；口噤嚙而不前，足盤辟而欲往。」

在「移家賦」中，寫他自己的情況是：

「閉戶而學書空，叩門而拙言辭。至

于眷念鄉人，與為游處，似以冰而致繩，若以狸而致鼠。見機而作，逝將去汝……既而名紙毛生，進退維谷。歎積素而成箱，亦連篇而累牘，雖潘發于巧心，終受欲而拙目。鬼嗤謀利之劉龍，人笑苦吟之周朴。竟有造請而不拔，或至對賓而杖僕。誰為倒屣之迎，空有溺盧之辱。……五世長者知飲食，三世長者知被服。彼錢癖與寶精，枉秤珠而量玉。遂所如而齟齬，困窮途而悉縮。……」

吳敬梓將他在家鄉所受的鄙視、羞辱、冷漠、恥笑的怨恨，全部發洩在「移家賦」中了。所以胡適在所著「吳敬梓年譜」中這樣的說：

「全椒人只曉得他是一個敗子，不認識他是一個名士。故他最不滿意於他的本鄉人。「外史」中借五河縣來痛罵他的本縣（看第四十七回）。他所以要離開鄉土，寄居南京，大半也是由於他厭惡全椒人的心理。」

### 儒林外史諷諧寓真

吳敬梓移家南京以後，最初的生活，由於「併屋」所得，還可以維持。漸漸坐吃山空，以致窮愁潦倒，甚至絕糧斷炊。程晉芳在「文木先生傳」中說：

「方秋，霖潦三四日。族祖告諸子曰：比日城中米奇貴，不知敏軒作何狀。可持米三斗，錢二千，往視之。至，不食二日矣。然先生得錢，則飲酒歌吹，未嘗為來日計。」

對於吳敬梓平日生活的狀況，程晉芳又說：「先生移居江城東之大中橋，環堵蕭然，擁故書數十冊，日夕自娛。窮極則以書易米。或冬日苦寒，無酒食，邀同好往京門、樊聖×輩五六人，乘月出城南門，繞城堞行數十里，歌吟嘯呼，相與應和。逮明，入水西門，各大笑散去。夜夜如是，謂之：「暖足」。

就在他過着這樣窮苦的日子，乾隆時以博學鴻詞徵，竟辭不就。從此也不應鄉舉考試。於是他埋頭創作「儒林外史」，成爲不朽之作。這部名作，大概是他自三十九歲時開始寫起，大約到四十九歲前，在這十年之間完成。

程晉芳在「春帆集」中有「懷人詩」十八首，其中一首有關吳敬梓者，有句云：

「外史紀儒林，刻畫何工妙。  
吾為斯人悲，竟以稗說傳。」

其實，以現在的情形來說，吳敬梓能以「儒林外史」一書傳之於世，不但不足引以爲「悲」，而且應引以爲「榮」。試看吳敬梓其他的詩文並未傳之於今，而獨「儒林外史」則能傳之於今，並將傳之久遠，則可見其在文學史上的價值。

「儒林外史」是吳敬梓在被家鄉近乎「驅逐」的情況下，移家南京過着窮愁的生活下寫成的。如果他不被家鄉「驅逐」，如果他移家南京以後生活寬裕，就不會產生這部不朽的名作「儒林外史」了，誠所謂「窮而後工」也。

司馬遷在「史記」「太史公自序」中曾說：「於是論次其文。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

，幽於縲紲，乃喟然而歎曰：是余之罪也夫！是余之罪也夫！身毀不用矣。退而深惟曰：夫詩書隱約者，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姜里，演周易；孔子厄陳蔡，作春秋；屈原放逐，著離騷；左丘失明，厥有國語；孫子膺脚，而論兵法；不韋遷蜀，世傳呂覽；韓非囚秦，說難孤憤；詩三百篇，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。此人皆意有鬱結，不得通其道也。故述往事，思來者。於是卒述陶唐以來，至於麟止，自黃帝始。」

「史記」，是司馬遷在遭李陵之禍，身受宮刑之後的傑作。

天下的傑作，都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。「儒林外史」的創作又何獨不然？不過大同小異耳。

「儒林外史」出版以後，不但風行國內，而且獲得國外漢學家的重視。並有六種外文的譯本。乾隆十九年（一七五四），吳敬梓五十四歲，十月死於揚州。程晉芳記云：

「先數日，哀囊中餘錢，召友朋酣飲。醉，輒誦樊川：人生只合揚州死之句，而竟如所言。異哉！」

吳敬梓死時，他的好友金兆燕曾親見，並將其旅櫬運至南京安葬。金作有「甲戌仲冬送吳文木先生旅櫬於揚州城外登舟歸金陵」長詩一篇。其中敘吳敬梓死時的情形如次：「……孟冬晦前夕，寒風入我帷。獨客臥禪關，昏燈對牟尼。忽聞叩門聲，奔馳且驚疑。中衢積寒冰，怒芒明參旗。踉蹌至君前，瞪目無一詞。左右爲余言，頃刻事太奇：今晨飽朝餐，雄談盡解頤；垂暮謁客

歸，呼尊醕一卮；薄衾透高眠，自解衫與綦。安枕未終食，痰瀉如流澌；圭七不及投，撒手在片時……」。

他大概是死於腦溢血的。

吳敬梓結婚二次，前妻陶氏，死後娶葉氏。葉氏係一儒醫的女兒。葉翁愛吳敬梓之才，不嫌其貧窮，乃將愛女許他。吳敬梓輒其外舅詩中有句云：「愛女適狂生，時人歎高義」。

吳敬梓有子四人：荀叔（娘）、黎叔、蘅叔、鏊。吳娘曾任內閣中書舍人。寧夏府同知，署過一次知府。同時又是一位算學家，著有算學書籍數種，名見阮元，「疇人傳」。吳鏊曾任良鄉縣知縣，其他二人不詳。

民初國會議員中有吳小侯者，據說是吳敬梓的後裔。吳小侯有女三人：健瑜、練瑜、令瑜。現僅三女令瑜仍健在大陸。令瑜上海美專畢業，從事美術教育工作。其餘二人亦均從事教育工作。

### 全椒爲他建紀念館

一九九一年是吳敬梓二百九十週年誕辰。在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」政權下的全椒人，爲他建造了紀念館。我在一九九二年六月中，看到上海「文匯報」刊有一篇「吳敬梓紀念館先睹記」。記述紀念館建築典雅，景色宜人，陳列豐富，發生無限的感慨。吳敬梓生前如果不是受到鄉人的羞辱，他是不會移家南京，過着窮愁潦倒「絕糧」的生活。「儒林外史」這部傑作產生的背景，完全是由於他懷着無限的苦痛與悲憤的心情，寫

出他胸中的「鬱結」，發洩他心中的「塊壘」。「儒林外史」這部諷刺文學的出生，完全是受滿清王朝封建社會中的全椒人所賜予。想不到二百三十多年以後，滿清王朝早已推翻，大陸現在是在所謂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」政權統治之下，全椒人對吳敬梓竟一反過去的鄙視，表示無限的崇拜，誠是兩極的變化。這主要的原因，就是因為吳敬梓能够在侮辱與貧窮的雙重打擊之下，寫出了這部「儒林外史」的傑作，能够傳之後世，名揚中外。所以現在的全椒人，人人以有這位吳敬梓同鄉為「榮」，而為他建造了紀念館。

現在，且將去年上海「文匯報」刊載的「吳敬梓紀念館先睹記」抄錄如次：「今年是我國清代諷刺文學巨匠吳敬梓誕辰二百九十週年。人們懷着崇敬的心情，前往吳敬梓紀念館瞻仰這位藝術大師。

吳敬梓紀念館位於安徽全椒襄河古城北隅，面臨州門澗（現闢為新河），背負走馬崗，依山傍水，景色宜人，四野綠樹成蔭，掩映成趣。步入門廳，展現在遊人眼前的是一組座北面南，中軸對稱，三廳兩廂，仿明清風格的建築羣。周圍環繞着一道三百多米長的花牆。穿過門廳，拾級而上，玉石欄杆，排列兩旁，曲檻回廊，向東西兩翼伸展。三級坪台，芳草鋪綠，花壇各種花木，鬥艷爭芳。展覽廳室，高大雄偉，斗拱挂落，廊腰縵回，蔚為壯觀。整個建築格局，層次迭宕，錯落有致，顯得古樸典雅，既具南方園林之秀，又有北方古建之雄，堪稱旅遊勝地。

如果說紀念館的優美環境，已經令人心曠神

怡，那麼紀念館的館藏資料和較為豐富的陳列設施，更能使人受到啓迪和教益。紀念館「門廳」兩側有四座直徑為八十厘米的「旗杆石」，原是吳敬梓故居——「探花第」做安插旗杆用的。它不僅反映了探花第的宅第寬宏，也是吳敬梓出身科舉世家，官宦門第的見證。「過廳」迎面上方懸掛着宋代大文學家、書法家三十二世孫黃綺先生書贈的「諷諧寓真」匾額，字體古拙渾厚，題意精到。過廳正中矗立着三米多高的巨大碑刻。碑的正面是魯迅的詞題，背面是吳敬梓傳。

進入展廳，給人一種莊嚴肅靜的感覺。各種資料的陳列，異彩紛呈。大廳正中一尊兩米多高的吳敬梓塑像，正襟危坐，手握長卷，凝視遠方，顯得端莊肅穆。大廳上方是我國著名書法家沙孟海、王蘧常書寫的大型匾額；東西兩側是何香凝、周谷城、老舍、程十發、李苦禪、陳毅、郭沫若等書畫名流惠贈的墨寶。陳列櫥櫃，展出了各種版本的「儒林外史」和六種外文的翻譯本。值得提出的是，吳敬梓僅見的手跡「奉題雅兩大公祖出塞圖」詩（影印件），也在這裏與眾見面。

東廂展廳的陳列品充滿濃厚的學術研究氣氛。櫥櫃裏展出了當今研究「儒林外史」的專著論文。使人高興的是一些戲劇作家，將「儒林外史」的主要章節，如范進中舉、兩根燈草、匡超人等，改編成戲劇和影視劇本，把「儒林外史」搬上了舞台和銀屏。周圍牆壁展帶上，則是自清代以來的文人、學者對「儒林外史」的評論。「儒林外史」還受到國外漢學家的青睞。俄國著名漢學家，研究「儒林外史」專家沃斯科利辛斯基，日

本作家小川環樹等人對吳敬梓都有精闢的論述。

西廂展廳，主要陳列的是「遠園石刻」。石刻為吳敬梓曾祖吳國對手書，其內容為孝經、家訓和詩文書札。書體為楷、行、草，風格流暢秀逸，功力深厚，頗得書家推重。「全椒縣志」評為「書法兼右軍、松雪所長，碑版存者，士人爭拓之。」所以它不僅是書法寶庫中的珍品，而且為研究吳敬梓家世提供了極其重要的資料。更可貴的是，這裏還陳列了吳國對的墨跡卽事詩十首，其書體風格和「遠園石刻」完全一致。其次還有「吳氏家世簡譜」，從譜中不僅可以看到吳氏累代的科第功名，也可了解他們頗豐的著述。從而進一步理解吳敬梓在文學上之所以有很深的造詣，是直接受到前輩的影響。」

我們看了這篇「吳敬梓紀念館先睹記」，可以知道在今天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」下的全椒人，對於吳敬梓是如何的崇敬，對於過去在滿清王朝封建社會中的全椒人，對吳敬梓的鄙視和侮辱，早忘得乾乾淨淨了。真是所謂「此一時也，彼一時也。」

這是因為吳敬梓雖然過着「放逐」南京絕糧的生活，窮而益堅，創作了這部偉大的諷刺文學的巨著「儒林外史」之故。

「吳迷」的胡適現在如果還活着，在看到這篇「吳敬梓紀念館先睹記」之後，不知作何感想？他又將能為紀念館題些什麼辭句？

「儒林外史」是偉大的諷刺文學。歷史，更是諷刺的。

八十歲生日於臺北郊區蕭寺